

行走

骆驼湾的水

吴相艳

见过了许多地方的水，有江南西湖水的柔，高原纳木措水的清，边疆伊犁水的冽，时时跃映于心的，却是太行山深处骆驼湾的水。它的清灵，祥宁，随性，自适，从第一眼入心，便流淌成心底跳跃的歌，萦绕不去。

水沿山势顺流而下，汇成一条迂回的小河，与圆润的石子缱绻流连后，清泠泠地奔流在村子的下侧。水势不大，清浅可人，反倒是没有哪里的水，比这里的水更有阅历。滋养了青山的绿，孕育了革命星火的红；见证了赤贫的苦，也辉映了富裕的甜。涓涓细流，波澜不惊，足以悦纳朝晖夕阴、万千气象。

1938年9月，沉寂了数百年的骆驼湾村，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而至。他们在村民柴房昏暗的麻油灯

下，刊印出4期《抗敌报》，继续翻山渡河，辗转于太行密林，以文字的力量让抗日精神从晋察冀边区茁壮于神州大地。这是一支由邓拓率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为一个民族奋笔疾书、振臂呐喊的同时，也把思想的种子播种于大地。纯朴的山民不曾见过印刷机、报纸的模样，甚至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份《抗敌报》就是后来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前身。但他们坚定地选择相信，把在河水里清洗干净的土豆虔诚地端给这群脸上闪光的年轻人，做了最忠实的拥趸。在这里，驼铃声声，早已成为遥远的绝响；枪声阵阵，摇落了秋木霜林。民族灾难面前，没有哪一块土地可以幸免，哪怕它只是沉睡于深山。

除了抗争，别无他途。

2012年12月，白雪皑皑，滴水成冰，骆驼湾的冬天走进尾声。人均950元的年收入，让这个小村庄在多个世纪的光阴里沉默受伤。无论时代怎样喧嚣，老区人民似乎永远重复着光阴的故事，无法逾越。“九山半水半分田，山高沟深骆驼湾”，民谣里的骆驼湾，带着调侃的无奈，述说着无尽苦涩。山高、地贫、水少、路遥，贫困的魔咒，果真无可突破吗？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就像70多年前那样，坚定的思想再一次成为唤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踏着坚硬的冰雪，走进骆驼湾，发出了全国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向贫困挑战的战斗，在这里吹响了冲锋号。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的，民族振兴的路上，没有哪一片土地应该被遗忘，哪怕它依然沉睡在大山深处。

唯有求变，才能自新。

2021年10月，骆驼湾沉醉于秋季斑斓。国旗、红灯、红色标志……眩目的底色，让青瓦黄墙绿树石板路，这些美丽的元素溢出特殊的骄傲。别致农家院落依山傍水，错落排列，各占风情，成为一个百年大党赶考路上，初心之问的生动注解。十年磨剑，当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总书记向世界宣告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时候，骆驼湾成为奔跑在12.8万个贫困村中的一个，早已摘下深度贫困的帽子，奔赴在幸福的路上。十年求索，黄土成金，贫困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符咒，骆驼湾成为一个缩影，梦想花开的地方。

亲近骆驼湾，弥眼的绿、撞心的红、满怀的喜，最终欣悦于村边的水，浸润如诗。踏水而行，游目骋怀，这里的水果果然是见过大世面的，商贸进出晋冀的驼队，帝王拜谒五台山的华盖，民族觉醒的烽烟，伟人的足迹，脱贫攻坚的号

无需求。

当我再次来看母亲的时候，母亲的房门上挂着锁头。我转到河堤下，一大片粉红色的土地出现，我在记忆里使劲的搜寻，依然没有找到关于这片土地的记忆。是啊，我离开得太久了。这地肥得几乎要流出油来，母亲开着拖拉机从远处过来，我很惊讶，母亲竟然会开拖拉机，她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母亲戴着草帽，身形挺拔，从轮廓上看，显得很年轻。她从一个小小的剪影，渐渐涨大，直到我看清了母亲的眉眼。母亲的身后是粉红色的土地和金色的阳光，这幅美丽的画面，像极了一幅油画。我和母亲回家，回到母亲辛苦盖起来的房子。

锁头轻轻打开，我看到母亲的房子里外都变了颜色，和母亲耕种的土地一模一样，粉红色的。我怔住，一片粉红色中，我看到母亲手捻一束花，冲着我微微一笑道“放心

吧！”我似乎很久没听过母亲说话了，似乎我一直是用心灵感应的方式在和母亲交流。这三个字一下子将我惊醒了，我慢慢睁开眼睛，不想从梦中醒来。

《楚辞》中的渔夫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隐者的清醒也许并不适于这个奋进的时代，濯足而行，钟情于一湾水，是因为它映照的一个梦，如此清晰、真实地根植于草木芳华，葳蕤生光。

上面的一些文字，是我断断续续做过的梦，这些梦很神奇的连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我想我是该回去看看母亲了。道路并不崎岖，思绪却并不像道路般平坦。关于母亲的各种记忆纷至沓来，母亲在浇花，母亲在绣花，母亲在做饭，母亲领来手工活，还有母亲站在房子跟前和邻居说笑。

此时此刻，母亲在干什么呢。在运河湾里，在一片绿色的庄稼和果树中间中央，是一片坟莹，其中的一座小小的隆起就是母亲现在的房子。

我的梦和眼前的坟莹连接到了一起，母亲站在远处手捻一束花，微笑着和我说“放心吧！”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天地。

逆般好转，给大嫂做棺材的木匠师傅，留下来吃顿高兴饭，邻里都来帮忙做饭呢。奇迹！真的是奇迹！我不相信这一切，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问邻居，然后兴冲冲地闯进家门，大声问：“娘！是我嫂子好了吗？”“是！是啊！”母亲高兴得泪水夺眶而出，掀起衣襟擦拭着回答。

原来，就在大嫂呼吸极微的时候，医生磨碎了四粒药丸，通过胃管给送下去，正是这四粒药丸抢救了大嫂的生命，呼吸越来越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但是她一直昏迷数月，再后来慢慢地苏醒了。可她完全失忆！什么都不记得，全家人一个都不认识，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此时，大嫂转院到了天津结核病防治医院接受治疗，也就出现了父亲硬是送闺女去结核病医院伺候儿媳的一幕。经过一年的治疗，大嫂康复后又生了我的侄儿。如今大嫂健在，侄儿的儿子也已6岁。

如今，又到芒种时节，家乡那金黄的麦田又波浪翻滚，如同那金麦的麦田又波浪翻滚，如同那金麦。你听，那联合收割机的轰鸣替代了一切人工。农民的脸上也泛起了开心的笑容。时代变迁，唯一永恒的是人间的挚爱真情。



小康人家 唐金国/作

汉诗

麦子熟了

齐月亭

麦子熟了
麦子熟了

风吹着阳沟子菜花
把消息传遍了各家各户

左邻右舍见面时多了一个话题

麦子熟了
麦熟一晌
一麦顶三秋

这时
我的父亲开始磨镰
他混浊的眼睛里
燃起兴奋的光

他把水撒在石头上
一下一下磨去镰刃上的锈迹
慢慢露出了单薄而锋利的钢

大卵石在他的左边
镰刀样的月牙儿在他的右边
天河里满是星星
在他的头顶

他用左手拇指试着镰刃
不小心划破了
他把血吮进嘴里

麦子熟了
麦子熟了
他不停地嘟囔着

麦子真的熟了
麦香把小村包围了
还有喜悦
风一吹它们就连成了一片
一波一波吹进了
日子深处

俯身

季红

当你俯身，拾起地上的纸屑、烟头
清晨的路面，铺上一层层阳光
这个成长的县城，诗意和幸福也在成长

当你俯身，向着辽阔的田野
种子破土而出，春风走进村庄
乡路上走来的人们，穿过阵阵花香

俯身之人，当你面向鲜红的党旗
你挺拔的身躯，就是一棵青松
一座大山，身披万道霞光

唯其俯身，才能看清泥土的表情
才能扶起一棵棵受伤的小草
才能感受大地温热的心房

我看见，鲜红的旗帜下
你始终昂首阔步行走在前列
一支向梦想挺进的队伍，势不可挡

俯身之人，你在和我讲话吗
我分明感觉是一场淋漓的春雨
每一滴，都有浸透心灵的力量

请允许我，在太阳升起的一刻
站在春花初放的城头
俯身之人，请允许我为你歌唱

人间

母亲的房子

肖靖

房子还没有盖好，窗户和门都洞开着，红砖裸露，母亲就在这尚未完工的房子里面搭了一张简易的床，床上铺着军绿色的垫子，还有一床大牡丹花被面的棉被，棉被叠得整整齐齐，上面放着军绿大衣。

我站在屋子中央，风透过窗子扑在我的身上。那还不能称之为窗子，它只是红砖墙上留出来的洞。像极了一位正在大笑的老人咧着没牙的嘴巴。母亲的心情也是笑的，她的笑并没有显示在嘴角，愉快的心情，像一首明快的小曲，在眼角和眉梢流淌出来。

母亲坐在床上，腿搭在床沿下，弯腰穿鞋，她并没和我说话，

我知道她在等干活的工人。房子的地面坑洼不平，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我将每个屋子看了一遍，四间红砖房，主体和屋顶都已经完工。剩下的就是室内的细活了。

当我再次来到母亲房前的时候，房子已经盖好了。红砖房异常安静，窗户上贴着圆形的窗花，一条红色印着粉花的棉布垂在窗子一边，这是母亲喜欢的花色，母亲经常拿这种布做窗帘或者门帘。住上新房子自然少不了装饰一番。我走进屋子，屋子里面生着火炉，母亲坐在炕头上，手里捧着针线。阳光透过窗子洒在母亲身上，母亲比上次苍老了许多。白色的头发在光线里根根分明。

母亲依然不说话，但是我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无需问，她

温故

又是一年麦飘香

张淑凤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每到芒种时节，一望无际的麦浪，在轻风吹拂下不停地翻滚着，一波又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远远地就能嗅到一股浓郁的麦香。

那时，收麦完全靠人工，凌晨两三点钟就摸黑下地拔麦子。全家老幼齐上阵，尽管这样一个麦秋少说也得半月二十天。

我14岁，刚上初二，麦熟时节的一个早上，睡梦中被爸爸急急地唤醒。社办厂有车去天津送货，让我跟车去天津陪伴住院的大嫂，替回大哥收麦子。我个头弱小得可怜，只有30公斤。医生说：“你有一个病人难道还不伤心吗？还带这么小的孩子来陪伴病人，这是传染病医院，到处都是结核病人，不许把这个孩子带进病房！”医生态度坚定地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爸爸哪里听从医生的劝告，毅然放下我，带着大哥回了家。室友们见我年龄小、个头小，便都叫我

在场

校园柳枝

感 情

柳枝上钻出鹅黄的嫩芽，渐渐柳叶会变得翠绿，而后是淡淡的烟青色。像孩子们画板上油彩涂抹的样子，不是光滑的平面，而是立体的各种各样的绿。阳光折射时，绿得深邃幽远，直到教学楼、宿舍楼的红顶。

一场春雨，把这绿与红冲刷得清透锃亮。一首婉转动人的“春之赞歌”从音乐教室传来，是校长带着学生们上音乐课。笔与纸的摩擦声，背英语，讲数学题，诵古诗和操场上的哨声，律动着，堆满了这红与绿。

阳光带着生机，照得柳叶暖

小不点儿。一位阿姨带我出去买黄瓜，顺便给我买了一根雪糕。农村孩子见到的只有2分钱一根的冰棍儿。这种两毛钱一根的膨化大雪糕，我头一回见到。非常感激地把雪糕拿在手上，可一直不舍得吃。等有些融化了，我就伸出舌头舔一口，那种凉爽香甜，至今回味无穷，我舍不得大口吃，一溜小跑回到病房，把雪糕省给病重的嫂子吃。大嫂是这个病房是病情最严重的病号。城里的病人条件好，每天的营养补品很多，有烧鸡、排骨、奶粉等。而大嫂只是每天的两个鸡蛋，我们从来不舍得订一份排骨，每每看到这些，我的眼泪就扑簌簌掉进饭碗里，咽进肚子里。大家都关切地问我：“小不点儿，是不是又想家了？”我总是咬紧嘴唇，使劲地点点头，什么都不说。

我初一那一年，大嫂脑结核病复发，就近住在黄骅医院。医院一次次下病危通知书，直到下了最后的告知

暖，就像南皮四中的温度。狂风大作的值夜班晚，刚要为怎么去学校发愁，带班领导的电话及时而至，“不用来了，我已安排。”冬日，值班室里备着小太阳、被子、电褥子和热水；有事告假，没有调开的课，定会有同事帮忙；教师节，校长请大家吃饭，好不热闹。

音乐教室，又传出了诵读声。校长把黛玉的“葬花吟”改成了“落柳吟”。春雨吹落片片柳叶，岂不是也在经受着考验。初来乍到，我班的成绩年级倒数，不断找寻原因，收效甚微。忽然一天，教室出现校长的身影，每节课他都坐在后

面，认真笔记。开始的紧张不安，随后变成自信自然。之后校长带我旁听优秀教师课，听完耐心分析，为我查漏补缺，手把手指导教学。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备，更多的是鼓励。那时我年近而立，曾辗转过几个学校，未曾见过这样的校长。

有时，我会望着这些柳树发呆，它们为什么长得这样繁茂。就像怎样定义一个好老师。上大学时，老师说，5年的教学算入门，10年算是沉淀，15至20年才能成为真正的老师。现今，我已入行10年，觉得大学老师的说法并不唯一。年轻时讲究形式，成熟后讲究策略，但出于本心才最舒服。精彩的是在教学中，打磨出自己的风格，拥有独特的个性，展现人格的张力，犹

面，认真笔记。开始的紧张不安，随后变成自信自然。之后校长带我旁听优秀教师课，听完耐心分析，为我查漏补缺，手把手指导教学。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备，更多的是鼓励。那时我年近而立，曾辗转过几个学校，未曾见过这样的校长。那时我年近而立，曾辗转过几个学校，未曾见过这样的校长。